別讓漢語嚇跑老外

張佳

前幾天在報上看到這麼一個笑話：一個老外爲了學好漢語，不遠萬里來到北京拜師於一位國學教授門下，老外想挑一個簡單的詞學習，便向老師請教「我」在漢語中應該怎麼說。老師解釋道：當你處在不同級別、地位，「我」也有不同的變化。對普通人可以說：我、咱、俺。如果見到老師，長輩和上級，則應該說：愚、鄙人、小子、小可、在下、末學、小生、不才、不肖、學生。等你當官了以後，見到上級，則應該說：卑職、小的。見到下級，則可以說：爺們兒、老子。最後一點必須注意，一旦你退休了，便一下子失去了權力和地位，只好說：老朽、老夫、小老頭、老漢、老骨頭。上面這些「我」，僅是男性的說法，更多的「我」，明天講解。老外聽了老師一席話，頓覺冷水澆頭，第二天一大早便向老師辭行：「學生、愚、不才、末學走了。」

筆者近年從事的工作是對外漢語，深感這樣的笑話在現實生活中並非虛構，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大力開展對外漢語教學，孔子學院如雨後春筍一般在世界各國興起，越來越多的留學生也如笑話中的那個老外一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拜師，可是我們一直未能根本改變的尷尬狀況是漢語給老外留下了難學難記難認的印象，很多老外難以堅持學下去，紛紛打了退堂鼓。對這一點，無數的「國學教授」們是有責任的。翻開我們每年大量出爐的對外漢語教材，過深，過繁，過時的內容屢見不鮮，不管老外能否接受，我們恨不得一股腦全塞進學生腦子裡。某專家編寫的「實用漢語語法」，僅僅一個「了」字就羅列了數十項用法，近百個例句，佔去了幾十頁紙，直叫國人看了也眼花繚亂，不知今夕何夕，試問能有幾個老外能耐着性子學下去？

因材施教，循序漸進，舉一反三，孔夫子倡導的教學理念簡單實用，可今天我們教老外時卻偏偏難以堅持貫徹，顯得急功近利，手足無措。漢語是美麗的語言，煩請「國學教授」們還是多費費心，讓漢語「質本潔來還潔去」，讓更多的外國人喜聞樂見。

漂亮的港產「重印本」

許定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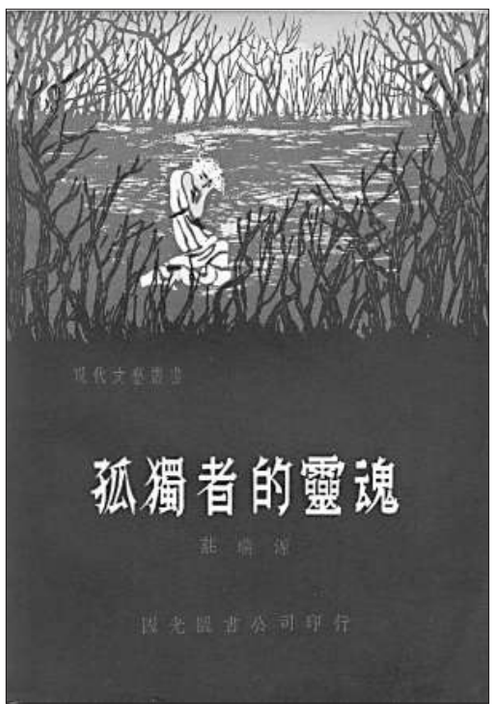
我非常重視書籍的封面設計，看書的「第一享受」往往能刺激讀者的購買慾而增加銷路。

一九五〇年代的港產「重印本」中，有些不但封面設計漂亮，內容還加以剪裁，並寫評論推介，像如今大家見到的莊瑞源《孤獨者的靈魂》（香港國光圖書公司，一九五九）便是。

莊瑞源（一九一七至一九七七）是活躍於一九三〇至四〇年代的福建晉江文人，同濟大學畢業的醫生，曾參加文學團體「今日文藝社」和「南荒社」，出過散文集《貝殼》、《鄉島祭》和小說集《窮巷之冬》、《生——遠景》、《孤獨者的靈魂》。

《孤獨者的靈魂》一九四七年出版於上海萬葉書店，原收十一個短篇，香港「國光版」由聞大軍（甘豐穗）剪輯後，只剩下《安息》、《漂亮的女人》、《孤獨者的靈魂》、《主婦》、《故事五篇》、《智慧之路》和《一個女人和兩個男人》七篇。他還在書前寫了篇《作家和他的才能》作代序，盛讚莊瑞源「有卓越的才能，他就能把一些在人們心目中，平凡的不去注意的事物，寫成瑰麗無比、彩色奪目的文藝作品；他有卓越的才能，他就能撿拾到，在人們生活中誰也不去注意的痕跡……」。

甘豐穗（一九一九至二〇〇五）能寫能畫，不知這個漂亮的封面，是他自己設計的，還是出自「拍檔」譚秀牧的手筆？



英少年母親居歐洲之首

王亞蘭

英國電視近日在獨立四台的廣告時段，播出倫敦一家著名私人診所——瑪麗・斯托普斯國際，爲女性提供墮胎手術的廣告。播出未幾，竟收到一千個投訴電話，指責墮胎手術過於商業化，是道德墮落的表現。而市場人士認爲，此舉證明，英國政府正採取更爲開放的性教育模式，以有效地緩和少年性早熟的壓力。

少年性早熟的問題，正引發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據最新一份權威統計資料顯示，從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九年間，超過一千名十一、二歲的女孩，向家庭醫生索取避孕藥處方；該數字不包括二百名十一至十三歲的女孩，長期注射避孕針。去年有近六萬名十五歲的女孩，在問卷調查中承認，曾長期服用避孕藥，而一九九九年只有兩萬多人服用此藥，其增幅令人震驚。

此外，在去年近二十萬的墮胎總數中，十九歲以下的女孩約佔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共計有四萬多例，其中十二、三歲的女孩尋求墮胎的數字呈上升的趨勢。

《泰晤士報》在較早前指出，英國開始出現十二、三歲的少年父親；十四歲的少年母親，從上世紀末至〇七年間，共計四百名。

斯托普斯私家診所統計，每年約有六萬五千名女性到該診所做墮胎手術，收費標準大致在五百英鎊至二千英鎊之間。求醫者大都以預約方式爲主。一位十四歲的高中女生在母親的陪伴下前往診所進行墮胎，該女生透露，她曾求助過當地的家庭醫生，但成效不大，遂轉向私家診所求診，以免節外生枝。

一對年僅十九歲，來自愛爾蘭的情侶，早上搭乘飛機到倫敦，按預約時間做完墮胎手術後，晚上十點搭飛機回家，機票錢加上手術費超過一千英鎊。他們認爲，此項開銷確非一筆小數目。

對於少年性早熟的問題，許多學生家長有不同的見解。今年四十二歲的母親戴維斯表示，她對一對女兒從十四歲開始服食避孕藥，表示理解，只要女兒們不成爲少年母親就萬幸了。

中年母親露絲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如果自己能夠和十四歲的女兒有更多的溝通，特別是關於性方面的話題能更進一步的話，女兒也就不會成爲少年母親了。

多位中年母親在接受電台「婦女一小時」的採訪時表示，她們忌諱與子女們談及性的話題，她們認爲，學校會向學生灌輸性愛知識的；況且她們的子女對父母的管教，有極大的抵觸情緒，家長們只能聽之任之了。

事實上，英國政府從一九九八年起至今年止，共投放了二億五千萬英鎊的專項資金，旨在大幅減少未成年少女懷孕的數字，同時希望能改變少年母親位居歐洲各國首位的局面。社會學家認爲，政府的十二年「新措施」是失敗的。

「全國兒童署」負責人指出，各地的中學對學生們的性教育流於表面，校內的「性健康診所」水平也是參差不齊，如倫敦地區只有百分之十一的中學，配置相關的診所；英格蘭的西北部則有百分之四十的中學設立「性健康診所」，因此東倫敦的南渥特區，其少年懷孕率居全國先列，達到千分之八。

醫學專家史坦文斯表示，儘管有關的醫療部門嘗試用分娩錄像、幼兒教育專題以及性病傳染等講座啓發在校學生，結果收效不大。他認爲，有相當一部分女孩子對性太隨便，尤其是對性病、性安全幾乎是無知的。

一位少年母親抱怨說，雖然在校內及藥房都可以領到避孕藥，但由於缺乏專業人士指導，最後未能成功墮胎。她遺憾地說，她只是隔三差五服食避孕藥，以爲自己不會輕易懷孕的，豈料在酩酊大醉之夜後自己便成爲了母親。

個人理財顧問馬丁・露易斯強調，政府的高壓手段是弄巧成拙，關鍵是要讓青少年學會算經濟賬，明白撫養孩子成人是一項龐大的開支，其費用少則五位數，多則六位數。

一位荷蘭性專家認爲，英國少年母親數字高居不下，與政府的福利政策有關，有少數少年母親借懷孕生子逃避工作，坐享社會福利。

《泰晤士報》引用相關的研究報告指出，青少年性早熟的年齡，由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平均年齡十二歲半，在〇六年是接近十歲。因此有專家倡議，政府可以考慮將性教育工作提前在五歲孩童中進行，至少讓孩童明白兩性關係。

英格蘭地區計劃在二〇一五年頒布新例，要求十六至十七歲的女中學生，即使成爲少年母親後，也必須完成中學教育。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指出，該計劃的出台，主要是針對目前每年兩萬名少年母親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少年母親，尚未完成中學教育，便在家養兒育女，政府擔心，母親的文化程度偏低，對下一代的教育會產生負面影響。

諾丁漢大學戴維・柏頓教授認爲，就目前情況而言，少年母親、少年懷孕群體大都來自低收入的家庭，如何讓這一少年群體提高文化素質，設定人生目標才是工作的關鍵。社會學家呼籲政府，將「個人社會和性教育」（PSHE）列入中學教學大綱的同時，能進一步改革社會的福利制度，改變三代人依靠社會福利金生活的模式，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緩和少年性早熟的壓力，減少納稅人的負擔。

少年性早熟引發社會關注　王亞蘭攝

領導簽字

因今年一月和四月兩次在網上實名發帖，炮轟張藝謀「印象」系列演出和高房價，而成爲網路名人的原湖南省臨湘市副市長姜宗福，近日向記者透露領導簽字「潛規則」：如果字是橫簽的，意思是「可以擱着不辦」；如果是豎簽的，則要「一辦到底」；如果在「同意」後面是一個實心句號，說明這件事必須「全心全意」辦成；如果點的是一個空心句號，百分之百辦不成，拿領導的話說是「簽了字也是空的」。

領導簽字竟是如此講究「藝術」，眞的是服了你！誰說咱們的領導沒水準，這樣的「藝術」沒點水準想得出來嗎？誰說咱們的領導沒頭腦，這樣的「智慧」百姓們怎知道？誰說咱們的領導沒創造力，這種簽字「發明」就是申請健力士紀錄恐也有資格吧？

只是，領導這樣的水準、智慧、發明，讓人覺得可怕。領導簽字有別暴露了官場虛僞，在這樣的官場生態下，人們怎麼知道，領導的哪張臉譜是眞的，什麼時候的簽字才能夠放心呢？

領導簽字有別是官場惡劣品質的表現。多年來，由於中國官場存在的種種弊端，造成一些官員人格多樣化，見什麼人說什麼話，辦什麼事，樣樣都有「傳統」和「規矩」，久而久之就會形成官場套路。領導簽字有別只是其中的一種表現。

領導對下搞「簽字有別」，難道對上就一定會誠心誠意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領導的這種「智慧」，自然不會僅僅用在對下上，在他嘗到甜頭之後，對上同樣會搞這種眞眞假假、虛虛實實的把戲。所以，不要認爲領導簽字有別被蒙蔽的只會是下級和群衆，官員養成了這樣習氣，難免不對上級搞多面性。

簽字有別的官場惡習，實際上是領導示範和認可的。你想，在領導簽字有別的地方，其下級肯定也會學到這一手，也會「發明」種種應付下級和上級的手段。有時上級爲了應付更高上級，對下面弄虛作假睜隻眼閉隻眼，這才培養了下級官場虛僞習慣。

成熟的社會，視官場弄虛作假爲大忌，輕者罷官削職，重者會吃官司。因爲這會給社會帶來損失。可是，在中國當下的官場，弄虛作假竟然能夠大行其道，如魚得水，表現在方方面面，社會的各個角落。爲什麼會這樣？在這樣的社會生態下，實現執政爲民，建立和諧社會，得到民衆的信任和擁護也難。

趙光瑞

美器未必需美食

魯人

我知道自己既不是美食主義者，也不是美飲主義者，我的飲食基本屬於生存型的。論飲，酒是推擋不住，才無奈的呷兩口。結果，白酒一律的辛辣，啤酒一律的微苦。論食，不管是龍蝦，還是小白菜，於我口福是有的，但並無高低貴賤之分。我從吃不出火候、手法，或更玄妙的內容來。

因此，我也從來不會抱怨單位食堂的伙食如何差，更不會出了食堂，便饞嘴貓似的四處尋食，來塡飽自己的另一半肚子。我那已故兩千餘年的聖人老鄉孔子曾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我卻頗不以爲然。甚至，懷疑他老人家一生顚沛落魄，粗茶淡飯果腹而已，何來那麼多美味供他講究；何況那時廚具也簡陋，又怎能讓他達到「精細」的境界。

我家兒子喜歡飲茶。別人送了套紫砂茶具，閒暇時，他便喜歡品上一杯。還無師自通地將一套程序進行得像模像樣，茶也能品出個高下。即使高三時，只周日一天休息，每每懸樑錐股，也要沏上一壺香茗，邊看書邊品味。妻子受兒子影響，也對飲茶產生了興趣。不但飲茶，還對茶具也產生了興趣，看到電視中品茶用的茶托，便下定決心要買一個。確定了尺寸，在網上查遍了款式，又轉了多處專賣店，終於捧回家一個巴西木的茶托。擺在茶几上果然是美器怡情，讓我也對喝茶來了興致。

買茶托時，還看到一套六隻的小茶盞。每隻一種顏色，直徑六七個厘米，高三個厘米左右，敞敞的盞型，厚厚的盞壁，矮矮的圈足，釉下還有若隱若現的開片，精巧卻墩實。讓人愛不釋手，只是覺得價格稍稍有點不太接受。回到家，妻子不時提起那六隻小茶盞，我的腦海裡也不時浮現出它們小巧玲瓏的影子。終於，還是忍不住跑去把它們買了回來。

一回家，我立刻挑了一個天青色小盞，迫不及待地斟上了茶。五指托着小小的茶盞，感覺到茶盞溫溫的，細膩如嬰兒的肌膚，釉色潤如美玉。

飲過幾盞，那小器物竟發生了奇妙的變化，釉下開片的紋線慢慢清晰起來。更令我驚喜不已的是翌日，開片的紋線越發清晰了，連之前肉眼不見的細紋，也纖毫畢露現身釉下。紋色似濃茶，縱橫交錯呈蛛網狀。這讓我更加頻繁地，一盞一盞地喝茶，不爲茶香，不爲解渴。我喝的眞不是茶，而是茶盞變幻。我還注意觀察起兒子和妻子的兩隻茶盞來。兒子的一隻是純白色的，開片最密，紋色最深，頗類書中描述的金絲鐵線。妻子的一隻釉色爲淡紫羅蘭，開片最疏，也最淡。隨着日子的消失，白盞開片的紋線愈深，且有淡淡的茶色洇黃了四周的白釉，加之紋線很密，使整個釉色也彷彿變着淡黃了。妻子和我的兩個小茶盞，開片的紋線和顏色卻變得很相近了。

我對美食美飲總是隨遇而安的，對器皿雖然也不挑剔，但是頗有興趣。下飯館、酒樓看到精美或富個性的餐具，常有把菜倒掉，而餐具揣懷裡的衝動。雖然，至今不曾行動，但慾望卻總是佔據着心淵的一個角落。

自從用了這小小的茶盞，我發現自己雖不是美食、美飲主義者，卻也許能發展成爲美器主義者。美食養胃，美器養神。我覺得，如果將鮑魚放在一個家常的盤子中，那鮑魚便糟蹋了一半；如果很家常的小白菜，請進精美的器皿裡，這平常的蔬菜，也能吃得人心曠神怡。

閑步市井

蘇堤春

風和日麗，增添了我出去走走的慾望。走路，能使你童顏常在，這對我這古稀人的健康而言，更是一件不無裨益的大好運動。

於是我徒手閑步，逛街兜市，輕鬆自如地隨意瀏覽，好不愜意。行走間，街井兩旁賓館、大廈、商店、酒樓上一塊塊引人矚目的招牌迎面而來。它們是金色的、彩漆的、平面的、立體的。

這一方方字牌，令我饒有興趣地駐足觀望，漸漸地我便陶醉在這遒勁老辣、龍飛鳳舞的妙筆之中。我不覺身前體後擦肩而過穿擦往來的行人，早已融入一個墨香揮毫的書法世界裡了。欣融之中，情志怡養，其樂無窮。

一路賞去，我也常常逛留在布置得風格獨特、線條流暢又具有現代意識流的大塊玻璃窗前感受：一個個栩栩如生、着摩登時裝的「模特兒小姐」，猶如踏着富有節奏的音樂向人們走來。銀球彩珠熒光閃爍，這藝術的主體怎不讓人賞心悅目。前方電影院宣傳窗裡那張特寫鏡頭大海報，霎時又將我引進了廣闊的銀幕天地中；挪動幾腳跨入書屋，瞬間我跨進一個靜靜的知識王國，趁此，我便埋頭「挖掘」起來……在這一路有益氛圍中，我靈感大生，湧出不少文字。

這一收穫，無疑是散步的「動」而所致。古言謂「動則活」、「思則靈」。

款款移步，不覺轉入了我數十年前的故居老坊。儘管眼前這一幢幢嶄新的樓早已替代了往昔的陋屋瓦房，然我往往樂意站在這方老地上追憶金色的童年。每每此刻，一班尙居在故地新樓中的兒時夥伴，用我的小名將我從沉思遐想中喚醒。他們盛情地拉我入廳又端果相待。

於是我們無拘「放肆」地朗朗而侃，話及童年，鉤沉往趣，彼此竟忘卻了已是七十遐齡的歲庚。眼前疊出的是一幅幅兒時「官兵捉強盜」，「摔跤擺大王」的情景。那你拉我扯，相互廝打得襟斜履落的可樂情景成了我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大家嘻嘻哈哈恰又似孩提，只是笑得淚出脖痠。

這一番返老還童的幸福享受，有啥能替代？

「韋編三絕」在韓國

包光潛

在韓國訪問，隨處都能感受到華夏文明。這一點，韓國人也不迴避。曾在哈爾濱留學並在中國生活九年的導遊告訴我們，韓國大學生必須學習漢文，要求畢業時能夠掌握兩千個常用漢字。也許怕我們自作多情，他又進一步解釋道，因爲韓國的歷史書籍都是用漢字寫的，如果韓國年輕人不能很好地掌握漢字，就無法直接閱讀古籍，無法直接從原始史料中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韓國人正視歷史，卻又努力從歷史的羈絆中解脫出來。譬如首都漢城已經改爲首爾，漢江改爲韓江，去「漢」運動在韓國已成爲一種現實。作爲中國人大都沒有必要在意這件事，既然承認這個國家，就應該承認它的獨立文化與歷史。這是有關民族尊嚴的問題，我們應該尊重。

在水原市華城瀏覽時，置身修復一新的古城中，瞭望周遭，處處看到中國文化的影子。無論是城牆，還是角樓、炮樓，無不洋溢着中國傳統建築文化和精髓。角樓圓形，炮樓六角形，城牆依地勢建築，蜿蜒起伏，形似龍身……雖然它們沒有中國古都建築那麼宏偉壯觀，卻也頗具規模。遊客射箭處，立有石碑，上書八個楷體漢字：習射無言，同進同退。在華城行宮，我們更加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無論是漢唐建築風格，還是楹聯上的漢字書法，都讓我們感到特別親切。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我在華城竟然聽到了鄧麗君的《甜蜜蜜》，熟悉的歌聲盤旋耳畔，縈繞胸懷。

即便是在求禮郡這樣一個小地方，我們同樣感受到華夏文化的濃郁，同時對韓國人對漢文化的繼承與光大表示欽佩。我們在求禮女子中學參觀訪問時，發現教室裡的黑板很特別，有兩扇開合自如的木門，做工精緻，上面有四個鐫刻的楷體漢字：韋編三絕。它們像重重的錘子敲打在我的心坎上。在中國，這是一個婦孺皆知的典故，小學課本裡都有。「韋編」是熟牛皮繩編聯起來的竹簡，即古代的書。「三絕」說的是孔子勤讀《易》書，老是將熟牛皮繩翻斷，一本《易》書竟然因孔子的勤讀而換了三次熟牛皮繩。

一個古老的勤學成語出現在異國他鄉的黑板上，警示學子刻苦攻讀，孜孜以求，本來應該爲華夏文化感到驕傲的，而作爲中國教師的我，卻很羞愧。因爲在國內，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我們越來越欠缺，越來越機械，流於形式的多，宏觀講述的多，而沒有很好地落實到教育的細節當中，讓孩子耳濡目染，形成文化習慣和氣質。

同樣在這所女中，我看到老師的辦公室和學生的教室裡擺滿了書籍。書櫃敞開，書籍整整齊齊，沒有半點破損，卻常常被書生翻閱——我到一個教室參觀時，正好遇到兩個女生站在書櫃前，一個正在翻閱，一個正在尋覓。雖然我看不懂韓文，但我能夠感受到那書中自有黃金屋和人生大智慧。而這些大智慧中，有許多是與華夏文明有關的。

離開求禮女子中學，我的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回國後，我們應該怎樣做一個合格的老師？怎樣去辦教育？

可是，眞的回到學校，一切如故——眞是一件讓人痛苦的事，但我並不灰心。